

读书季
Reading



当代都市社会众生相
生活无非就是
从一个围城闯入另一个围城，无可逃遁

迷失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野莽  著

迷失

野莽 著

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迷失 / 野莽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008-5219-3

I. ①迷… II. ①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9784号

迷 失

- 出 版 人 李庆堂
责任编辑 王学良 吴 迪
责任校对 赵贵芬
责任印制 杨向辉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100120)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010-62350006(总编室) 010-82075934(社科文艺分社)
010-62005038(传真)
发行热线 010-62383056 62005042(传真)
读者服务 010-62389465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2.5
字 数 260千字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5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章	黑楼	1
第二章	何苦	72
第三章	迷失	156
第四章	意外	227
第五章	白日	295
第六章	团圆	363

第一章 黑楼

一、古堡式门洞

黄小谷一夜不眠，反反复复，想他昨日来报到时，在这座古堡式大楼的青石圆拱门口，被穿黄衣的武装门卫一枪拦住的尴尬情节。

他分明看见，走在前面的三个人，大摇大摆进了拱门，一男二女，其中一女金发碧眼，是个货真价实的欧洲娘们儿，武装门卫持枪而立，还对他们龇牙一笑。而一见他来，脸就变了，将枪一横，问是干什么的，令人想起还没进入彩色阶段的战斗故事片。后来是按照他提供的号码，那门卫给上面拨了一个电话，等上面踢踢踏踏下来一个啤酒肚子，方才放他上去。

在门卫电话联系期间，外面又来了一长串儿男人女人，他们

走进去的姿态，那真是叫做气宇轩昂，其中一位嘴里叼根洋烟，小腿发痠疾似的直抖，向门卫打听了一个外国人的名字。黄小谷望望门口的牌子，甚是好笑，无非是一个文化进出口公司，虽然前面加个东方，后面加个总，但牌子里面既无钱，又无值钱的人，何须武装保卫？同时更加想不明白，那个武装保卫人员，如何从他的身上，嗅出了陌生的气息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这种疑问居然产生质变，使黄小谷凭空感到，这莫非是一个兆头，预示着他此路不通？这样想着，尿就胀了，披衣去上厕所，因为有些慌张，很久摸不着楼道的开关，黑暗中竟一头撞在墙上，这就愈加使他联想到碰壁一词。一边撒着，一边哆嗦，出来的水柱有点儿像前些年的形势，左右摇摆，中途好几次被尿颤打断。

第二天上班，才知昨天领他上楼的啤酒肚子，原是公司文学所的行政科长，名叫郑龙。科长又领了他，与所里诸位见面，每到一科，就先讲一遍昨天的笑话，作为开场白，在各种内容的笑声中，最后将他送进编辑部，对坐在门边的一位女编辑，介绍他俩说，这位是新来的小黄，黄小谷，已经写了两本书，不过我都没有看过。这位也是小黄，叫黄毛，但她可不是黄毛丫头，她是一位硕士，来这里已经三年了，算你的老前辈。

黄毛打量黄小谷，见嘴上有毛，觉得年龄不比她小，又听说写了两本书，便摇手笑说，老前辈不敢当，不过是开酒店的朱富贵之流，先上梁山一步而已。

黄小谷听她出语有典，知道读过《水浒》，便也笑道，朱氏弟

兄都是厚道人，只要不是白衣秀士王伦就好。

说完这话，方觉比得不妥，不想黄毛果然就飞快地杀来一句，那么你是个豹子头林冲？

黄小谷火速笑着，哪里哪里，在下岂敢杀你？今后应当好好向你学习才对。心里却想，其实哪像白衣秀士？母夜叉孙二娘的倒是。

科长见他们一说就熟，趁势把两人的手捏在一起，包办似的摇了两摇。接着拉了黄小谷继续前进，走到一位瘦骨伶仃的老先生面前，又介绍说，这人交给你了，材料已经看过，是你订货要的那种，以后有什么文章，就叫他写。又对黄小谷介绍老先生，这是你们的头儿，彭酣然，彭祖活了八百岁的彭，酣然入梦的酣然，绰号睡王。

由黄毛带头，满屋大笑，科长本人却不笑，彭酣然笑得眼镜往下落了半寸，忙抬起一只瘦手，把它扶回原位，另一只手伸过来，握住黄小谷，把欢迎二字，一连说了三遍，是很温暖的粤语，然后指住科长说，我也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郑科长，虽然姓郑，但是和我一样，是个副的，我们两个部门的正头儿，一个到巴黎观光去了，一个在北京医院割痔疮，对我们的工作遥控指挥。

黄毛正在欣赏彭酣然的幽默，忽听到痔疮两字，立刻就不笑了，扭头坐回自己座位上，假装看书，耳朵却仍听着。

那边的郑科长，还在继续为黄小谷解说，我们的正头儿姓傅，名叫傅彪，以后你听人叫郑科长，那就是副科长我，听人叫傅科长，那就是正科长老傅。如果听人叫林主任呢，那就是你们的正

头儿了，叫林谦祥。

黄小谷思考着说，这名字好熟悉的。

彭酣然说，你熟悉的可能是香港那个导演，林子祥，这位是林谦祥，名如其人，既谦和，又慈祥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刚才医院还给我打电话来，说手术之后，主刀大夫问他感觉怎样，他说感觉比上一期好。他以为是问我们的英文杂志。

郑科长一手捂着啤酒肚，一手直摇说，这是艺术夸张，快成三突出了。

黄小谷见这两个头儿嘻嘻哈哈，全无官样，心想可能因为不是正的，方才这样，或者因为这样，方才不是正的。无论怎么，反正这种气氛，他很适应，昨夜种下的阴影，不觉散了一半。确定桌椅之后，他就急着要彭酣然分配工作，说，要我做什么，尽管吩咐。

彭酣然也不客气，真就吩咐说，有篇急稿，人物评介一类，正愁没有合适人写，你来正好，你来了就走马上任，上午看看她的作品，下午就去采访。

黄小谷问，什么人物？

彭酣然说，就是文坛上称的世纪老人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文豪，不问你该知道了吧？

黄小谷吃了惊，随即那惊变成了喜，说，岂能不知？我们读小学的时候，最喜欢语文老师朗读她的《献给小朋友》。几年前我带一名写散文的女朋友去她家里，不知道正是她的九十八岁生日，看见六十个小朋友整整齐齐站在楼下，列着纵队，打着队旗，要求奶奶趴在窗口上，让他们看上一眼。结果老寿星让他们派代

表上楼来看，还给他们题了字。

彭酣然听了，眼镜又有下落趋势，及时用手顶住，说，认识更好，我们刚翻译出版了一本她的英文小说集，名叫《人影》，收的都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品，想的是结合此书，在英文杂志上，向外国读者介绍一下作者的近况。

黄小谷胸中，已有成竹，点个头说，知道了，后天交给你？

彭酣然说，写好，不必太匆忙，五日内吧，给翻译留几天时间，赶在下周发稿，不误刊期就行。

黄小谷看一眼手表，问，中午吃饭，饭票在哪里买？

彭酣然说，先在我的屈子里拿吧，算我请客。吃罢还能洗一个澡，算你好运，今天逢单男洗，澡票我的屈子里也有。

黄小谷听着他温暖的粤语，说到好运二字，昨夜阴影，已全然散尽。

二、让预言的号角吹响

为了防备扑空，黄小谷给世纪老人的家里，挂了一个电话，说了下午将来采访，老人家的女婿一听他说曾经去过，就觉声音熟悉起来，一口答应告诉岳母，下午在家等着。

黄小谷用了彭酣然的票证，吃饱洗净，仰躺在沙发上，将两眼闭个八成，作了一会儿采访的预习，然后跨上自行车，直奔老人家居住的那所学院。一路在车上想，是先从《人影》入题，还是开门见山，直说要写文章？

和他预习中的顺序有些不同，不是在他等了片刻之后，老人

家才从卧室踉踉出来，而是老人家早已在她的写字椅上坐好，单等他来。黄小谷看见，老人家面前的写字桌上，一摞儿放着十本英文版的《人影》，想必那正是他们公司的文学所刚刚寄给她的样书。书的封面淡雅，纸张精良，粗看很像国外的出版物。

黄小谷满怀信心，以为这位像观音菩萨一般端坐莲台的文坛老祖宗，会从表扬他们的工作开始，渐向访谈过渡。却不料老人家开口问道，我这本书的译者，是不是没有读过外国文学？

黄小谷被问了一个猝不及防，但立刻摇头说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虽然我刚来所里，分工采编，还没接触翻译，可我相信，他们还是有水平的，尤其是您的作品的译者。

老人家发他一个苦笑，伸手从十本书中，取下最上面的一本，翻到第一百五十六页，问，雪莱的《西风颂》，你读过没有？

黄小谷说，读过，不过读的是译文：让预言的号角奏鸣！哦，风啊，如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这是人所共知的名句。

老人家说，什么人所共知？连你们这位译者，用你的话说，有水平的译者，他都不知，他把它翻译成冬天既然能来，春天为什么不能来？

老人家的女婿站在黄小谷的对面，这时插了一句说，那味道就好像阿Q说小尼姑，和尚摸得，我摸不得？

黄小谷被这个比喻逗得想笑，又觉得现在的气氛，恰恰需要严肃，便努力地闭嘴憋气，转过脸去，听老人家还怎么说。

老人家说，这位译者恐怕并不知道雪莱是谁！我在外国念书的时候，念的是诗的原文，我在作品里引用的，也是诗的原文。这

本书如果这样出去，国外读者笑话的不会是他，而会是我！

黄小谷的脸，立刻红成一片，心里产生了一种类似人赃俱在，但小偷跑了，他被捉住，代为受审的感觉，实在不能再为译者辩护了，便赔笑说，既是这样，那就错了，我代表我们单位，向老祖宗致歉。

老人家听着这个叫法新鲜，噗地笑了说，叫我老祖宗，好像我是贾母，对你们的事管得多？

黄小谷忙也笑道，管得越多，才越好呢，别说是文坛祖宗，就是普通作家，也有自己的著作权，也要受法律的保护。我回去以后，一定要求将译文重新修订，然后再向世界各国发行。

老人家听他很会说话，心里的气消了，就表态说，这样很好。

下面的事情，进行得非常顺利，黄小谷访什么，老人家就谈什么，将近下班的时辰，黄小谷方告辞下楼。

一路之上，他一会儿觉得自己可笑，上班不到一日，居然可以代表单位，以法人的身份，作出决定。一会儿觉得自己可羞，将一个连《西风颂》也不懂的英文翻译，硬胡说是有水平。

回到公司，古堡式大楼的青石拱门，已被武装门卫关闭，黄小谷便自回宿舍，买两包方便面吃了，抓紧赶写文章。

三、春天为什么不来

第二天清晨，黄小谷本可以称夜里写得太久，在床上多挨一些时候，但他想起昨天的表态，便又急着趑洗上班，去将此事告诉彭酣然。本以为老先生的眼镜，有惊落在地的危险，不料老先生

却一脸的多见不怪，嘿嘿笑着，说了声，你跟我来。彭酣然带他穿过狭长走廊，到所长室，对一大黑胖子说，这是刚调到编辑部的小黄，他给你谈谈昨天采访时，遇到的一件事情。

说了又转过脸，对黄小谷介绍说，这是我们的所长郭都郎，你把刚才说的那件事情，给郭老总说一遍。然后转身出去，将门拉上。

大黑胖子伸出的一双肉手，却是白生生的，一只指向沙发，一只在空中往下按了两按，嘴里直叫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

黄小谷就坐下说。他说，我们刚刚翻译出版的那本小说集，里面作者引了一首雪莱的诗，是著名的《西风颂》，译者把如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翻译成了冬天既然能来，春天为什么不能来？颇有点和尚摸得，我摸不得的阿 Q 味道，老人家很有看法。

郭老总的喘气声，明显快了几个百分点，一盘屁股，也从座椅上悬起寸余，问，你怎么说？

黄小谷说，因为确实错了，我已代表单位，一是表示歉意，二是答应改正。

郭老总听到代表单位，顿了一下，才接着问，老人家怎么说？

黄小谷说，她说这样很好。

郭老总的呼吸恢复了正常，屁股本想就位，却突然转一个弯儿，走到黄小谷的面前，用手拍拍他的肩膀，那动作和那力度，好像判断一个西瓜熟了没熟，笑了说，这样很好，这样很好。

黄小谷听着这八个字，心中暗想，立刻就能把一个大文豪的

话，借鉴得如此自然，而且多说一倍，怪不得能当老总。

记着彭酣然的话，黄小谷尽量从容不迫，但仍在限期前两天的早班，将文章写好交了。那会儿室门开着，黄毛不在，彭酣然也不在，桌上却有他的茶叶盒，以及喝茶的罐头瓶子，去拎保温壶，分量很重，料定这老先生打罢开水之后，必然又去厕所放尿，挪空地方，转来好装茶水，便将文章放在彭酣然的桌上，让他一边品茶，一边翻阅，自己趁此上一趟邮局，处理几个邮件，正好回来听取意见，免得看着他审读文章时的表情，心里产生紧张。

果然一趟回来，彭酣然桌上的文章没了，知道已到郭老总那里。老先生正专心品茶，看罐头瓶中茶的颜色，已到了第二遍上，听得脚声，扭脸看他一眼，那眼光从眼镜的上方射出，看不出是吉是凶。

黄小谷心有些慌，回忆文中的句子，不少竟能背得，自认为字字都有些珠玑，只不过文中有一段话，是描写老人家批评《人影》译文的，莫非不该家丑外扬，害怕此文发表以后，译者之丑，远扬国外？

心中正打着鼓，只听门口有人问，谁个是黄小谷？

黄小谷起身应道，我就是。

进来的一人脸皮长得白嫩，只是两只眼角已经开始闪金光了，嘴上还有几十根玉米胡子，疏而不硬。

白嫩脸皮迈着军队歌手的步子，笔直地走过来，两手里应外合，握住黄小谷的一只手，说，我是翻译部的，我叫高木平，我代表我们部的全体翻译，欢迎你的合作。

黄小谷一听代表谁,就等于接到了一张名片,上面印着翻译部的主任之类,果然来者握罢了手,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,名片上中英文对照的头衔,和他刚才所想竟是丝毫不差,而且高木平中间的那个“木”字,墨色浅了一些,笔画有点儿断续,猛一认像个“水”字,忍不住扑哧一笑,害怕笑出问题,索性继续笑道,刚一进来,我还以为是哪个当红歌星呢。

高木平也笑道,又来一个这么说的! 你以为你把我认成一个唱歌的小男孩,我会怎么想?

黄小谷又看一遍他的名片,料定他会自称难过,便故意猜,高兴对不对?

高木平抬起右手,拍了一下他的左肩,叹口气道,怎么这样猜呢? 我应该感到难过。因为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,和我交往的美国人,最瞧不起的是长得像女人的男人。

听到留学两字,黄小谷立刻想起《围城》,刚一张嘴,想问高木平就读的是哪所大学,又怕如果是克莱登之类,岂不令人尴尬? 不想他的犹豫,全部表现在一张一合的口型上,被高木平一眼看了出来,担心他终于缩回不问,便只当用气功听到了,主动答道,哈佛,我就读的是哈佛大学。

黄小谷再次看他,方才有点儿刮目。却又笑道,不过我说的错认者,不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,而是中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漂亮的中国女歌迷。

高木平想了想,也就笑了说,那我预先申明,在被对方认错的前提下,本人对可能发生的某些事情一概不负责任。

两人同时在“某些”一词上，充分地发挥着想象力，相望大笑，一时引为知己。

四、一片冰心在玉壶

黄小谷见彭酣然喝足了茶，慢慢起身出外，步履匆匆的，可能又上厕所放尿，仍是不提文章的事，自己倒先憋不住了，待老先生这次回来，就远远地用笑脸迎着，试着嗓子问，这篇文章你看过？有没有修改的价值？

彭酣然从眼镜上方，射他一眼，摇头说，不必改了。

黄小谷的嗓子眼儿卡了多半，歇会儿又问，如果太差，退我重新再写？

彭酣然却笑道，我说不必改了，是我已经改过了的意思，通篇我只改了一字，一片冰心在玉壶的“壶”字，你一龙飞凤舞，看上去像大写的“壹”字，若是遇上好的翻译，自然知道是壶，若是遇上“冬天既然能来，春天为什么不能来”这样的译者，他要给你译成“冰也是一片，玉也是一片”，以后论起作者和译者的是非长短，你可不是人家举世皆知的雪莱。

听到刚来的黄小谷采写的第一篇文章，就不用彭酣然动笔润饰，黄毛联想三年以前，心里涌起醋味，面子上偏装出埋头看书，充耳不闻的样子，后来听到黄小谷不能与雪莱比，埋着的头就一下子昂了起来，好像书中突然伸出一根弹簧，硬要翘起她的下巴，眼望着黄小谷吃吃地笑。

黄小谷红了脸，也笑着连说是是，忽然又问，老人家的那本小

说集,到底是谁译的?

彭酣然说,你们刚才不是认识了么?

黄小谷愣着眼想,高木平?

彭酣然笑着,扶一下眼镜。

黄小谷叫声完了,后悔得将腿直捶,说,将来他要是知道了,这件事是我回来反映的,岂不是恨我个死?

彭酣然说,只怕不等将来,现在就已经知道了吧。

黄小谷越发慌了,却疑惑道,知道了怎么还来找我,而且那么热情?

彭酣然换句话问,你的英文水平怎样?

黄小谷笑道,会说“所瑞”。

彭酣然说,不然我介绍你读篇寓言,我们杂志上期发的,这篇作品的译者是一位叫史蒂文森的英国人,译得很棒。讲的是狮虎狼三兽相处,虎咬狮首,狮咬虎股,狼却忍伤与虎结拜弟兄,自这日起,虎身上的肉一天少一块,直到疼死,以为是狮所为。

黄小谷似乎听懂了,毛骨悚然,嘴里再发音时,居然有些哆嗦,说,哈佛大学的英文博士,竟能不知道《西风颂》?

彭酣然笑道,什么博士,见你是新来的,开个玩笑你就当真。他是个进修生,单位保送到国外学过一年,在他们那批人中,他数中上水平,其中多数搞了行政,有一个在美国硬攻英语,精神攻分裂了,送回国后,见谁都问,你读没读过哈佛?

见彭酣然对黄小谷褒中有贬,黄小谷又自供英语只会说“所瑞”,黄毛的心理平衡了许多,这时便忍不住也参加讨论,笑着插

一句说,后面这个情节,我怀疑是彭头儿的虚构。

彭酣然依然笑道,这么说,我也能和小黄一样写书了?

正说笑着,电话铃响,黄小谷起身接了,原来是打给彭酣然的,发音很厚实,像是出自于所长室的大黑胖子,便递过去。疑心是说文章的事,竖了耳朵偷听,果然是郭老总,评价这篇文章,是近年来采写的最好一篇,马上发译。

彭酣然不知黄小谷已经窃听,防他得意,一边晃晃悠悠地出门取稿,一边回头告诉他道,文章基本通过,要你以后再写,注意文词朴素。

黄小谷将嘴里直想出来的笑,强憋进去,回答说,是,同时还注意“壶”字的写法。

五、美国娘们儿伊莎贝尔

郭老总找出英文原版的《西风颂》,将其与高木平的译文一对照,一股热血立刻直冲脑门,估计血压又升到一百八十,防止晕倒,闭眼歇了一会儿,然后一手扶桌,一手拨电话,通知出版科,把三千册《人影》全部拆包,每册的第一百五十六页撕下来。又通知打字科,取去此诗的英文原作,打印出来,制成激光胶片,再交综合科,送印刷厂赶印三千份,补贴进撕下的地方,火速送二十册到作者家中,负荆请罪。

继而又通知发行科,在运交国际航空公司之前,再逐本检查一遍,撕了的和没撕的书,贴了的和没贴的书,切切不可鱼龙混杂,这关系到中国一代文豪在国外的名声,也关系到中国现代文